



【书里书外】

看得见的善良与看不见的烟火

□钟倩

年终岁尾,总有一些感慨在心头翻动。回望这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有一幕场景令我念念不忘。深秋时节去山里,刚一下车我就看到满地黄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嘎吱嘎吱踩过,就像走过四季,那密密匝匝的金黄使我有些喘不过气来,而后化作蝶翅纷飞泛泛,美得令人窒息。大自然原来是这般慷慨与温柔,我不禁赞叹。那是爸爸去世后我第一次出门,置身山间小路,被浓浓秋意包围,我内心升腾起从未有过的感恩,眼前即永恒,如是我闻,如是我见。

阅历的加持使人智慧,疫情的考验又让人敬畏。似乎,只有逼人的困境才能把人推到生死面前,将恩怨、是非、黑白、善恶等统统打回原形,暴露出本真的一面。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中,吸引我的倒不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而是一只受伤被收留的雀鹰。迟子建的精神谱系中,从来不缺少动物与自然的底色,这只雀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是猎鹰奥木列,在《候鸟的勇敢》中是保护区里的大鸟,因禽流感被隔离的局长蒋进发,对保护区所有候鸟承诺,只要不传染给他禽流感,他就会增加人手保护,让它们摆脱被杀戮的命运。在这部书中,雀鹰是黄娥丈夫卢木头的魂灵,亦是所有善恶交锋人们的象征。很多年前,刘建国在火车站弄丢好友于大卫和谢楚薇刚满周岁的儿子铜锤,从此他背负罪恶踏上找寻铜锤的漫漫征程,耽误了结婚,熬白了头发,他长年驾驶“爱心护送”急救车接送病人,途中结识了病号翁子安和找上门来的黄娥。黄娥是循着刘建国寻人启事找来的,她觉得他心地善良。想把儿子杂拌儿交给他,然后自己赴死,为死去的丈夫卢木头赎罪。翁子安呢,他出院回家,固定司机就是刘建国。人物错综交织,编织复杂网络,黄娥非但没死成,娘俩儿还住进了刘建国姐姐刘骄华在榆樱院的旧房子里,经历车祸出院后,阴差阳错与翁子安坠入爱河。而刘建国在停止寻找铜锤之时,从于大卫那里意外得知自己原是日本遗孤,并非父亲刘鼎初亲生。那只被黄娥从阳明滩大桥上救下的雀鹰,成为这一切爱欲纠葛的真实见证。

雀鹰是故事的灵魂所在。小说中有两句话足以证明,“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无论寒暑,伴哈尔滨这座城市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生灵。”从人类学与历史学角度看,人也是大地上的生灵。因此,迟子建笔下的雀鹰与人类同地位,有血有肉。以雀鹰之眼,揣度都市男女,映照人性之光。那么,什么是人性?罗贝托·波拉尼奥曾写道:“也许您可以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都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而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过,“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不得不说,人性进化得很慢很慢,每个人都是戴罪之身,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刘建国心地纯善,他开救护车遇到困难的人可以少收费甚至不收费,宁愿每月自己往里面搭钱。但是也有忏悔时刻:当年他爱上同是知青的音乐老师张依婷,恋情无果告

终,他一时情绪失控褻渎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从此他怕见月亮和狗。黄娥吃苦能干,乐善好施,当小鸽子死在塑胶跑道上,她甚至要向有关部门讨个说法,对于榆樱院里的老少,她从来都热心相待,知道小刘和胖丫演二人转,她从市场上淘来一块手帕,虽不值钱,但毕竟有情有义。但是,这些无法遮蔽她的罪状,当年在哈尔滨开游艇送客时偷过腥,后又把丈夫活活气死。而翁子安的舅舅,也就是有钱的煤老板,他罹患喉癌之际,真相大白天下:翁子安就是刘建国苦苦寻找的铜锤,当年就是他在火车站偷走铜锤。他深知自己有罪在身,给刘建国一笔巨额赔偿费被婉拒后,他听从翁子安的建议,为湿地保护项目捐助了一笔钱,也是替黄娥对大自然做出的许诺。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刘骄华,从监狱退休后她密切关注服刑人员出狱后的生活,在她的积极帮助下,为这个群体开了一个叫“德至”的夜市,让他们很好地融入社会。就在地忙于公益事业时,孰料做考古研究的丈夫精神出轨,她万念俱灰,破罐子破摔,穿上沾有初吻的布拉吉出去买醉,事后丈夫被她帮助过的出狱者一顿痛打,搞得她无所适从。因为工作性质,她自以为看惯人世间的罪行,退休后她惊讶地发现,“虽然富有爱心和公德心的人依然广泛存在,但自私自利的冷血者却比过去多了,虽说他们未触及法律的红线,但小恶小坏、小奸小诈、小阴小损、小谈小占、小抢小夺的人,在她随意的接触中,并不少见,这与她少时记忆的哈尔滨,是那么不一样。”这就是人性的灰色地带——被我们往往忽略的地方。很多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即好人与坏人”,这种不自觉的偏见会形成一种自动遮蔽,使人丧失对生活的感知和对生命的惜福。迟子建多次写到瘟疫,触及人性,她的书写正是一种纠偏或还原,我把这种人性审美视作“换韵”。追溯而上,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到曹雪芹对封建体制的痛批,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脉传承,蕴含心灵的证悟和生命的忏悔。像刘建国、黄娥、刘骄华、刘建国的舅舅等,都是这样双重矛盾的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善恶激烈交锋,带有灵魂双音。合上这本书,我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的一段独白,“阿廖沙站在那里,看着,忽然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拥抱大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抑制不住地想吻她,吻个遍,他带着哭声吻着,流下许多眼泪,而且疯狂地发誓要爱它,永远地爱它……他渴望着宽恕一切人,宽恕一切,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切人,为世上的万事万物请求宽恕,而‘别人也同样为我请求宽恕的’——他的心灵里又回响起了这句话。他时时刻刻明显而具体地感到有某种坚定的、无可摇撼的东西,就像苍穹一般深深印入了他的心灵。”我想,这就是善良的力量。每个人都欠自然一个道歉,同时也欠自己一个忏悔。

生活处处烟火漫卷,但是从不缺少美好,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都蕴藉触手可及的美意。庚子之年让我经历很多,也失去很多,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不啻另一种获得,以及幸福所在。

【巴金在山东】

品茶趵突泉

□高军

巴金在10天的时间里,曾与趵突泉有过四次密集的晤面。

巴金因担任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副团长,在1951年初秋来到济南。这次在济南的停留时间分为三段,分别是7月26日至29日,8月2日、20日至24日,前后一共10天。

巴金从上海乘火车在7月26日中午近12点到达济南,作为副团长,他和程照轩团长以及其他几位副团长先到省政府进行工作对接,还去设在珍珠泉的省政府第一招待所看望了与他们一起到来的上海松江文工团团员。当天下午吃过晚饭,他就急切地和黄裳、方令孺、靳以专门到趵突泉品茶。

傍晚的趵突泉,三股泉水跳跃奔突着翻涌向上,在夕阳的映照下,让巴金更体会到郦道元《水经注》中说的“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突出雪涛数尺,声如隐雷”的景象。天彻底黑下去,灯光渐次亮起来,趵突泉又显出另一种容姿。他们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直到9点半才回住处。

29日上午,又去看一下文工团排戏,随后巴金他们去了青岛。松江文工团在青岛演出了第一场,主要表演的是贾克(原名曾志开)编剧的话剧《好军属》,还有二胡独奏等节目。

青岛的行程结束后,8月2日,“晨六点到济南”(《巴金日记》)。

8月2日这天晚上8点,巴金再一次到趵突泉喝茶。由于工作安排紧张有序,巴金他们行色有些匆忙。这天上午访问团全体成员在大明湖图书馆内烈士塔前献花,拍电影。因为需要一次次重拍,巴金觉得摄影的人有点缺乏经验,让一个庄严仪式变成了表演一般。因为第二天又要启程去沂蒙山区沂水专署下属的沂南县开展工

作,所以下午他们又召开沂水分团会议,进行工作部署。晚饭后,为了放松一下,巴金先去洗了个澡,然后就又来到趵突泉。泡上一壶茶,在趵突泉畔,巴金轻松地啜饮着,品味着。

8月20日夜里,巴金他们从沂蒙老区回到泉城。21日晚上7点后,巴金又和黄裳来到趵突泉品茶。作为记者,黄裳在沂蒙山区看到有的农村妇女干部被进城后的丈夫抛弃后,带着孩子生活很艰难。这次在趵突泉边,黄裳一边喝茶一边表达着对此的愤愤不平。鉴于访问团领导层对这个问题有过要求,那就是不议论,不随便表态。作为副团长,巴金不好说什么,端着茶杯邀请黄裳喝茶:“曾巩在《齐州二堂记》中说,‘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说明趵突泉的名字是当地居民命名的。郦道元《水经注》说‘涌三窟’,很形象啊。”

8月24日上午,山东之行的总结大会在省政府召开,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全体成员参加,访问团团团长,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的程照轩发表总结讲话。

访问团下午6点后就要离开山东,所以尽管散会的时候已10点多,但作为接待方还是安排了游览。省政府副秘书长谢辉陪同巴金他们去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古物陈列馆,又从大明湖坐船到铁公祠,最后从这里上车回到省政府。他们这天的午餐,是到午后两点才吃上的。

这次游览,是巴金此行中第四次到达趵突泉。前三次都是晚上,这次他看到的是趵突泉白天的风光。这里的观澜亭、亭碑、广会桥、泮源堂、来鹤桥、白雪楼等一个个景点,都给他留下了美好记忆。

巴金与趵突泉结缘雅事,为济南留下一份美好的文化记忆,丰富了趵突泉的文化底蕴。

□魏来

与施耐庵相处的一个下午

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您,因为我们相隔了数百年。既然有幸跟您对座共饮一杯下午茶,那么请允许我冒昧地唤您“施老先生”吧。

没有给您点茶,请您尝尝咖啡吧,一种您百年之后盛行的舶来品。给您一点儿不一样的滋味,就像我即将说出的话一样。您细细品,且听我慢慢道来。

施老先生,您所写的《水浒传》在您身后被国人列为“四大名著”之一,更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可若我是文学大赛的评委,我这一票或许不会投给您。

看您刚啜了一口咖啡,便眉头微皱。有些苦吧?我下面这些话,或许也像您手边的这杯咖啡,有些苦涩和辛辣。您大人有大量,就让小女子说完吧。

《水浒传》的精彩无须赘述,恕我直言,书中对女性的描写可太“惨不忍睹”了。通读全书,我看您笔下的女性角色好像只有三类:女土匪、女流氓和弱女子。

孙二娘是其中“女土匪”的典型。“钗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她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真是比“母夜叉”还凶残的女人。而且这类人物在书中还不止孙二娘一位,顾大嫂、扈三娘,一个个的女魔头,视生命如草芥,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全无女性的善良天性。

书中名气最大的女性角色是潘金莲,一个被钉上耻辱柱的女人。还

有和她沆瀣一气的王婆子,都是没有廉耻、没有底线的“女流氓”。

您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中性的女人,就是林娘子这样的弱女子。面对位高权重的奸佞的欺侮,只能以死证清白,香消玉殒,令人扼腕。

施老先生,在您离开的这几百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变,女性的形象也跟您笔下完全不一样了。就说今年吧,突发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无数女性医务工作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自己的专业乃至身躯与病毒搏斗。同样的勇猛,不一样的境界,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女中豪杰,这就是新时代的巾帼不让须眉。

两个月前,电影《夺冠》风靡全国。电影讲述的是几代女排队员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她们和男运动员一样永不言弃,彻底扯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铸造了中国人崭新的民族形象,也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勇毅坚强。

真的变了,施老先生。就像我身为一个女子,现在能够走出深闺,跟您面对面相处一个下午,何尝不也是时代的进步?我想,现在如果您再写一次《水浒传》,那将是一本《新儿女英雄传》吧!

老先生,您的咖啡喝完了,我的“一派胡言”也讲完了。咖啡苦后还带有余香,就像我今天说的话一样,虽逆耳,或许也有些微道理吧。

听我在这大放厥词,您的雅量也够得上伟大了。非常感谢您,期待未来还有机会与您再饮下午茶,再有一次跨越时代的思想碰撞。